

王 統 照



銀 龍 集



文 季 叢 書 之 二 十 三

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

三十二之書叢季文

集 龍 銀

照 統 王

社版出活生化文

文季叢書之二十三

銀龍集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八月

初版

著作者

王統照

編輯者

文季社

發行人

吳文林

發行所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上海鉅鹿路一弄八號

重慶民國路一四五號

漢口交通路二十四號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定價八元四角

序

這集中的小說算起寫作日期，約先後有十三年的距離。我向來對東塗西抹的隨筆文字，不自珍重，往往任一時的創作衝動高興寫出，或不刊布，即刊布後也不亟亟編印單本。所以二十多年來，散失難覓的長短作品頗復不少。除自己疎忽外，由於作成被人索去，在刊物上印出後，重閱一過，每每看出缺點——如結構描寫人物對話等——便不願編入專集與讀者再見，這也是久經擱置的原因之一。

民國十五、六、七年間，我寂居海隅，身體多病，消磨日月於種種的苦悶情緒之中，漸漸把已往的青年心理與對人事的簡易看法隨時刊落。沈靜悵鬱的尋思，冷眼默看的觀察，雖然有「離羣」之苦，却增加了人生的清澈認識。涼秋，暮冬，望着凍波斂彩，聽着枯枝索戰，長夜失眠，便藉筆亂寫以抒悶懷。是時，那比較幽靜的半島上，人口尚少，生活安定，所以易靜心神，易啓深

思，即以短篇計，前後約寫過二十餘篇，有一部分已印入我的短篇小說集（開明書店出版）中，在本集的便是一「刀柄」，「秘密的報復」諸篇。至二十一、二十二年，所寫僅三四篇，乃應「文學」之約而動筆，幾乎皆以將崩潰的北方農村生活作背景。這是我在那短時期內創作的標的。然而並非趨時，實因另有所見；尤不願只強調農民困苦作浮泛的一般描寫。我特為表現這些真正「老百姓」的性格、習慣，與對於土地的強固保守心理，以及因此心理不獲正常發展，反激出難於補救，難於解釋的蠻橫行動，藉以映射出中國各地的不安狀態。但內地農村並非全是蚩蚩的農民，還有其他遊離分子，界乎農民與小工商人中間的各色人等，他們一樣是受着外國經濟力一年年向內地衝決的榨取；一樣是感到貪橫官吏與鄉豪紳董的無理壓制，再加上地主的不情，軍匪的掠奪，圖生不易，便逐漸顯出「聊以永日」或「挺而走險」的動態。我認為這確實是一個嚴重問題！無論世界的政潮，資本力量，有若何變革，而我國以農立國的根本却不能拋棄。縱然在重要城市已打下新工業的基礎，新資本者也逐漸在工商業與政局中形成主要勢力，然百分之八十在舊傳統下掙扎生活的農民，他們的思想、行動，終究是這

個東方古國的不可漠視的動力。以幾十年來外力橫侵，政失常軌，軍匪交關，災難並至的演變，遂致無數原是聽天任命勞多酬少的一老百姓，「死亡流轉，自救不暇，已經是極爲嚴重的情形。何況急進之流不察國情，民本，從事宜揚激動，亦以此等最忠實最困苦的農民爲對象。一方受生活的高壓，一方有幻境的誘發，若不從穩定政潮，改善農民生活上作施政之基，徒知膨脹新工商業，徒知片面的增加都市的繁榮，其結果反易促成新資本勢力與「舊勞工」的急度衝突。未來危難，殆可預想。因此，我在文藝作品中著力於農民生活的剖解，從微小事體上透出時代暗影的來臨。這等啓示不止從表現上在意，確實希望細心讀者對此重大問題，因文藝的感發能予以縝密思考。這是我那些年寫成幾個長短篇小說的集中觀念。蓋以痛心時艱，殷憂無限，而見聞所及悱惻難安，所以藉筆抒感，如是，如是一個真誠作者的真誠心思，他人看來往往易生誤解，而以在中國五花八門的文壇上爲尤甚。原想陸續寫去，後以遊踪耽擱，故只有此數，實未盡所想寫所能寫的內地農村現象之十一。

至於「站長」以下數篇並非一時所寫，題材，方法，自不連貫。當刊布時，評者議論各歧。我

對寫作態度只知忠肅！非心所感，非力所及，矯飾虛妄，步趨時尚，（時尚不是盡無可取，但被「有所爲而爲」之故造成時尚，又在此「時尚」之下，強模作品，便無真值。）確非一個正直作者所能落筆。所以評論任人，觀感自我……至二十六年，只寫本集末一篇，此後，烽煙遍地，血漬河山，已另入一個時代了。

除上述各篇尚有「一天天」「水夫阿三」兩篇，時期相距最遠，乃十三四年時所寫。輯入此集之故略告於下：

「一天天」原名「酒館的掌櫃」，是十三年初春我住在北平前內司法部街時所作。確有現成的模型，是我常去吃中飯的一家古式菜館，其中不少各種人物在那裏天天聚餐。所以我偶而寫此，意在表現大都市中一個微小角色的無可奈何的心理，他不滿足當前的呆板生活，又具有來自古老鄉村的保守與怯懦的慣性，情願有點激動，却又甘心苟安。但寫法不佳，只略略顯出輕淡的喜劇意味，實欠深刻。當時在「東方雜誌」上刊出，未留底稿，年久不易覓到印文，故數次編集未曾加入。前歲於無意中重得此文，茲印入集中，藉留「鴻爪」。

水夫阿三在十四年秋日徐志摩所編的「晨報副鐫」上發表過。是時，這位故去的詩人方主編此刊不久，向我索稿，以此付之。自然，這等作品在大方的讀者面前有些刺目，可是我從是時起，自己的作風也漸漸改變，不願再寫以前只耽於浮淺空想的文字，（多以青年戀愛，與幻想地美的嚮往爲題材）很願向深密切實的創作道路上踏步。經過若干年，重看此篇，真是粗糙之品。正如那位詩人所說：『我們至多只能說水夫阿三寫得還不好，却不能說○○，你不該寫這樣的文章。』這樣題材，當時的作者極少運用，（一個無識勞動者得不到發展正當的慾望，一變而傾向於肉慾的追求。）刊布後不免引起異論。如今想來，還算甚麼呢？歷次未加入單本內，今校閱本集印文，憶及此篇，由亂書頁中檢出，或者還有點「自珍」之思？一則該副刊今已難見，再則雖然技術粗濁，却是我在青年期寫小說轉變題材的幾篇之一。故將字句少加修正，剛去一小段，附於集末。

一共十幾篇，時間既相隔許久，寫法亦彼此各異，真是「雜拌」一類的口味。但自己評衡起來，只有「刀柄」、「秘密的報復」兩篇，在結構，描寫上比較完整，多少相稱。再則是「五十

元，「一站長」兩篇或者尙值細看。「銀龍」一篇應擴爲中篇或長篇方易發展全文的曲折結局……短篇小說最難在至當恰稱，既要避免徒說故事式的陳陳相因，又能對人物、事件、用經濟手法托出其最生動之點，除却作者的思想、情感，而外形的文藝技巧，對作品的力量、價值俱有關係。雖說對於寫作有若干年歲的經歷，然覆視舊作，真正可稱爲短篇小說而少缺點的，能得幾篇？文字之難如是，執筆記此，能勿愧疚！

三十年，雙十節，午後。

目錄

序	一
一天天	一
水夫阿三	一九
刀柄	三一
隔絕陽曦	五五
旗手	七一
五十元	九五
父子	一二五
銀龍的翻身	一五七

站長

.....

一九一

游擊

.....

二二一

小紅燈籠的夢

.....

二五一

一天天

『自然就是這麼一天天的鬼混……』原豐堂飯館的賬先生在初春微雨的中夜裏，一邊走着，一邊想。可是他也只有這一句話的想頭了。這是絕對肯定的話，也是沒力氣的，無可奈何的話。他在肚腹裏咀嚼着，更嘗不出甚麼味道來，偏是這樣的深，這樣的黑，街上的電燈因為電力缺少沒了光明，脚下全是黏軟的春泥，使得他走起道來非常吃力。星光不用說早被漫天的黑雲遮住，就連道旁的樹影也看不分明，他並不知道這是甚麼時候了；自然他也無心計算。自從在飯館裏將賬目結束之後，一步一步地挨出門來，糴模糊糊大約走了有半個鐘頭，還沒有到家。他雖不過是剛剛四十歲的中年人，可是走起路來吃力得很。每到春初他時時覺得脚痛，坐一天的硬木凳子，固然容易使筋血麻痺，及至教他離開那張又髒又黑的木桌的時候，他的兩腿又時時無力聽他開步走的命令，然而酒客走了，伙計們已將一捲一捲的鋪蓋從

擱板上拿下，正在息燈掩門的當兒，他又不能不走。每在中夜工作完了時，便常常激發出無謂的感慨。他想：『如果我也能同小伙計們一樣，完了事，就檯木板，打鋪蓋，一骨碌躺下，合上眼睛睡覺去，啊啊，這纔是最安舒不過的事。』但又一個轉念，便不能不使得他拖着一雙穿了兩年半的破布厚底鞋子，走出門去。因為他記得每個夜裏，『阿珠的娘』是要在小白爐上熬一點白米粥在家裏等着的，她也趁着等待的時候，給人家縫補縫補破衣服，作吃飯的補助……那付被窩髒得要不得，但她却不主張拆洗，她說：『一來化錢，二來費工夫，人窮了還講究些甚麼，橫豎被窩上的污穢，不是你的便是我的，誰還怕髒了誰不成？』——就是這條被窩也足夠人難過了！自從十八歲在黃塘娶親之後，算起來整整地二十五年了，牠沒曾單蓋過一個人的身體，也沒曾離開我們一步……老固然是老了，那裏來的……但是爲人還要講些義氣，看夫妻分上，半夜五更跑幾步腳算不了甚麼。『……一夜夫妻百夜恩……阿珠的娘！這些茫無頭緒的尋思，在他走在中夜的路上時，每每衝上心頭。但是在這天晚上，他忽然有了新感觸了，所以走了半天就只有那一句『自然就是這麼一天天的鬼混……』的話帖上倒下。這一句話使得他

心中沸騰擾亂，失了常態。

他得到這一句覺得新鮮而有味的話，還是這一晚上的新發現；是從櫃臺後面聽見前桌上的一位酒客說出的。他那時正聽着小窗外的叫菜聲音，『一碟冬菜炒肉絲，糖溜鍋釐，汁子要濃的，一碟面皮五個，白乾四兩，東羊毛胡同六號賈先生……』以及『油餅八張，鍋貼二十個』等等的尖嗓子，他還得作傳音機器，再說一篇，好令掌勺的人記清。一面又得聽堂倌跑來說『兩角五仙』或者『七毛一，小賬五枚』的數目字，趕快寫在草紙的賬本上。像這樣的工作是心，口，手，腦，一齊並用，簡直沒一刻安閒。況且近來原豐堂的生意分外興隆，內務部的小差員，錄事，某大學的學生，堂役，每到十二點或者晚上六七點鐘的時候，便黑鴉鴉地擠滿了屋子，敲着粗磁的杯盤，唱着小調兒，或者也有高聲念講義的，讀小報上的彈詞的，加上嘈雜亂說的聲音，北調南腔，在他看來這那裏是食堂，不過是變相的落子館呢。因此他的工作便愈感困難，眼裏時時迸着火星，耳膜中如蜜蜂營巢般不住的響動。所以主顧們的言語，不但他不容易聽出，並且也沒有工夫去聽。但在這一晚上却是例外。落了一天細雨，學生們多在公寓裏躲懶，錄事

們也沒有皮鞋，怕在街上蹣泥，所以這小酒館中倒比較清閑一些。當他坐在木櫃臺後面，手撫着算盤的珠兒，覺得上下眼皮彷彿要合在一起的時候，忽然爲前面一種談話的聲音驚醒。原來他先時沒留心，這時纔看見正與櫃臺斜對的白木案上，打橫着坐了兩位酒客；一位是司法部裏的候補科員，雖不到三十歲，却在上唇上留了一簇小鬍子，兩顴高起，削平的鼻梁，稀疏的眉毛，越發表現出他那付潦倒佻傥的神情；不是極冷與炎暑的天氣，總是穿了他那身陳舊的灰色芝蔴呢夾袍。他倒是這原豐堂的老主顧，每到一個月尾，他名下的零菜賬總照例有幾元錢，他總沒有一次爽快的清過賬，因此與原豐堂的來往便愈交愈久，也因此這位賬先生是認他認得最清楚不過。在這位候補科員身左的圓凳上，却坐了一位身個兒高大，梳着明黑可鑑的分頭的壯年人，濃濃的眉毛，一張橫裂的大嘴，坐在那裏，一邊吃着碟內的菜蔬，一邊不住的搖動他的雙腿，將案上的盃盤引動得叮叮當當地響個不住。說那句話的正是那位倒霉樣兒的少年科員。壯年漢子答覆的話，聲音粗澀，所以將這位正在瞌睡的先生由夢中驚醒。他用冰冷的手指節兒揉揉乾硬的睫毛，便知道又是他的老主顧帶了朋友來開晚餐會了。他正

看見少年科員用他那瘦細的手指，敲在白磁盆子上，如同要說開場楔子似的，嘆了一口氣，便慨然道：

『你還不知足！當了第三軍的執法官，出來坐不化錢的車，高興時還可喊上幾個護兵到八埠去開開心，在堂上作威作福，敲那些活倒運的小子的小竹槓，真寫意極了！……有甚麼，知足不辱！那裏像你老弟，哼哼！……壓根並沒得混過世面。自從坐了五六年冷板凳之後，不信你去打聽打聽，跑了多少腿，好容易找了五個議員的面子薦到這個活現世報的衙門裏去，纔夠勁哪！二等錄事，兩年；頭等錄事兩年半；還算走運氣，碰上他（他說着使用竹筷在案上畫了一個字）陞了總長，又託面央情，走狗洞，方能夠陞到現在。老劉，是人幹的嗎？冒風冒雨，早起晚眠，一月拿不到四成薪水。……還常常看科長的臉子！他不高興時排揎上你一頓，連比狗不如。……勁大哪！那個小樣兒誰受得了？可是你不受正好，滾開，讓位子，還少人嗎？……老劉，我只要一線生路，賭咒，誰再幹這不像人的活？……總是前世的欠債！……』以後便聽見那位高個兒說了一些土音很難懂的話。末後，他們的白乾吃得愈上勁，而張先生却似看魔術一般的在旁

邊偷睨着，頗有點羨妬的神情。他想：如果我也能有他們中一個的身分，這一輩子準不會嘆老嗟卑，一定十二分情願在部裏當科員，或是不知名的官兒，便不存甚麼希望了。即使下一輩繼續下去，也還是稱心足意。阿珠果然命好，準定教他讀幾年書，也弄個一官半職，那末東隣禿頭髮的黃嬾娘子那敢再來欺負叫阿珠爲小雜種，欠李玉的那筆五元五毛三的款子還用付還？……他自然是送上的！……他們還在那裏咒天罵地，真不長好心眼兒……眼先生觸動了不平與知足的善念，方在奇怪這兩個人太自大了。忽地聽見那位黃瘦的科員，用竹筷敲着白木案邊唱道：

「奴家喲，奴家喲，生小好似個醜豬婆。

……半夜呀五更裏睡也睡不着。

想起了……白天哪，俏郎君打從門前過，

門前過……

……一口冷水吞下了肚皮窩……」